



苏清绾
作品

有鹤鸣夏

YOU HE
MING XIA

从不露脸的神秘总裁

X

家室入狱的前科少女

她如何将
翻身成为
秦太太？

《花火》火爆试读
总裁式甜宠力作

我的前半生都在流浪
直到遇见你

如蝉归夏 / 如舟靠岸

“鸣夏深夜孤身闯豪宅：
秦先生，我要秦太太的位置。”

“你遭遇秦有鹤冷静开怼：
你一身黑，是来送终？”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FENGHUANG WENYI PUBLISHING CO., LTD.
9500 PEARL RIVER EAST

有鹤鸣夏

YOU HE
MING XIA

苏清绾
作品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有鹤鸣夏 / 苏清绾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 11

ISBN 978-7-5594-1311-6

I. ①有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65673 号

书 名 有鹤鸣夏

作 者 苏清绾
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 策 划 黄 欢

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 编 辑 周慧娥

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 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 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mm×1230 mm 1/32

字 数 190千字

印 张 10.5

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,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 书 号 ISBN 978-7-5594-1311-6

定 价 32.0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第一章 / 001

既见君子，一点都不快乐

第二章 / 018

傲慢与偏见，她是个无赖

第三章 / 037

我给你一颗糖，你给我一颗杜果，一起甜甜的好不好？

第四章 / 053

海中月是天上月，眼前人也是天上人

第五章 / 068

最美的年华，遇到了最毒舌的你

第六章 / 083

红玫瑰成了蚊子血，白月光还是白月光

第七章 / 101

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，未来的结婚证上有你

第八章 / 121

春风十里，都比你好

第九章 / 138

所爱隔山海，我不喜欢爬山

第十章 / 151

我在闹，你在笑，笑什么笑

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第十一章 / 169

你非我良人，你知道什么？

第十二章 / 191

此生多寒凉，喝杯奶茶暖一暖

第十三章 / 202

无人问我粥可温，你帮我熬碗粥呗

第十四章 / 215

女人不狠，地位不稳

第十五章 / 242

事事不顺，转条锦鲤吧

第十六章 / 257

我心匪石，你可以转转看

第十七章 / 272

相见亦无事，见面就互怼

第十八章 / 280

双木非林，你以为我很想你？

第十九章 / 314

世间皆苦，你是草莓味的

后 记 / 328

在夏威夷遇见有鹤鸣夏





第一章

既见君子，一点都不快乐

Part 1

B市，初冬，夜风凛冽，吹得人脸庞生疼。

城南别墅区内，一幢位于中央的别墅比其他的防御更加严密，门里门外都是红外线监控，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

女人一身黑色的长袖连衣裙，脚踩六厘米的黑色高跟鞋，娉婷袅袅地走向别墅，她一只手拿着精致的手包，一只手拿着手机正在通话。

“你黑进去了没有？”女人声音平和。

手机那头也是个女人，但是她的声音就显得焦躁了很多：“马上好。你知道秦有鹤家的防护系统做得有多好吗？”

“有什么程序是你黑不进去的？”女人挑眉含笑。

“阮阮，你真的要把自己送给秦有鹤？”

被叫作阮阮的女人踩着高跟鞋如履平地，扯了一下嘴角：“山山，等我成了秦太太，就给你加鸡腿。”

山山低声啐了一口：“我从来没听说过秦有鹤有过什么女人，你小

心进去之后出不来。”

“拭目以待吧。”

吧嗒一声，秦宅铁门的锁被打开，那头的山山有些兴奋：“我黑进秦家的防护系统了，现在，所有红外线都已经取消了，你赶紧进去。路上的保安也都被我用警报吸引到后院去了。”

“谢了。”阮鸣夏含笑，径直走向秦宅前院的客厅。

秦宅是老别墅了，整幢建筑物都透着一股古井似的森寒，仿佛已经多年没人进来过。

她踩着高跟鞋上了白玉的台阶，直接推开门进了客厅。

细跟高跟鞋在大理石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音，很有规律，惊扰了房间的主人。

阮鸣夏将手机捏在手里，目光落在了几步开外坐在沙发上的男人身上，男人的手中拿着几沓报表，身上穿着松松垮垮的睡袍，露出结实的麦色胸膛。他身高腿长，随意而慵懒地坐在沙发上，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成熟浓烈的男人味。他在听到声响的时候，已经抬起了那张棱角分明的脸。

阮鸣夏有些震惊。

男人的脸庞如同雕刻一般，而这张脸从来没有在公众的视野中出现过，没有人知道他长什么样，甚至没有人知道他的年龄、资历，还有背景。

但是，所有人都知道，“秦有鹤”这三个字意味着金融大鳄，他富可敌国，控制着金融命脉。

就是这样一个神秘到极致的男人，此时就在她的面前，眼神中略带着危险，直直地看着她。

“秦先生，晚上好。”阮鸣夏浅浅地笑了一下，嘴角有很深的梨窝，语气轻松而俏皮。

她倒是不怕生，直接迈着纤细笔直的腿走到了秦有鹤对面的沙发前，然后坐了下来，双腿交叠在一起。

秦有鹤的目光如同鹰隼一般，略微在眼前这个女人的身上扫了一眼，

这个女人很漂亮，气质也足够出众。

“你一身黑，是打算来送终？”

Part 2

秦有鹤的话倒是出乎阮鸣夏的意料，她还以为，他会直接叫保安将她丢出去。

毕竟，她是个不速之客。

“黑色，神秘性感，我以为秦先生会喜欢。”阮鸣夏挑眉，直勾勾地看着眼前男人的脸庞。

“确实神秘，差点让我以为，你是杀手。”秦有鹤将手中的报表扔到了一旁的沙发上，扯了一下嘴角，饶有意味地看着眼前这个女人。

他对这张脸没有印象，但是，他对这种女人已经见怪不怪。

“我今晚不需要女人。”秦有鹤略微向前倾了一下身子，伸出修长的手臂从茶几上拿起了一杯红酒，轻轻摇晃了几下之后直接灌入口中。口气直接，带着一点讽刺。

“你误会了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秦先生，我想做秦太太。”她开门见山，说得直接而坦荡。

“你还真直白。”秦有鹤似乎饶有兴致，笑意浓烈。他打量了她一番，最后将视线落在了她凹凸有致的身材上，看来，这个女人还是花费了不少心思。

阮鸣夏跟秦有鹤之间隔着一张茶几的距离，她反客为主，直接从茶几上拿过一个空酒杯和红酒瓶，兀自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，然后轻轻地抿了一口。

“听闻秦先生不能生育，刚好，我不喜欢小孩，我们是不是很配呢？”

秦有鹤拿着红酒杯的手顿了一下，不发一言，狭长的双眸里讳莫如深。

阮鸣夏摇晃了一下杯子，一双媚眼淡淡地看着他。

“秦先生，你给我三千万元和秦太太的位置，我可以乖乖听话，不要情，也不要爱。”

“凭什么？”他竟然没有恼怒。

“凭我了解秦先生比了解我自己还要清楚。”

“比如？”

“秦先生腰围 78、臀围 120、腿长 120……”

“了解得这么清楚？”他的兴致越发浓了一些。

“这些都是道听途说搜集来的，倒是还差一个地方，无从验证。”

他挑眉，点燃了雪茄，饶有趣味地看着她：“所以，你打算亲自来验证？”

“嗯，今晚。”

话音刚落，阮鸣夏直接起身，扔下手包走到了秦有鹤的面前，也不管秦有鹤此时眼底的危险气息，直接坐入他的怀中，伸出纤长葱白的手臂抱住了他的脖颈。

如此近的距离，阮鸣夏似乎都能够感受到这个男人心脏的跳动，两人的呼吸混杂在一起的时候，她自己都觉得有点意乱情迷了。

眼前这个男人是完美的，比外界传说的还要完美。

秦有鹤有一双很迷人的眼睛，她看不清里面是什么，但是，下一秒他捏住了她的下巴。

阮鸣夏巴掌大的小脸落入他的眼中。

她仰着头，看着男人的轮廓和下巴上微微显露出来的青色胡楂。

“三千万？你觉得你值这个价？”秦有鹤看着怀中的女人似笑非笑。

“忘了自我介绍了，我姓阮，阮兰心的阮。”

“阮兰心”这个名字在 B 市众所周知，她是大名鼎鼎的女企业家和慈善家。

Part 3

秦有鹤闻言，眼底的玩味更深了一些。

阮兰心的女儿，分量的确够足。

“据我所知，阮兰心只有一个女儿，我为什么要给一个身份不明的女人机会？”秦有鹤谨慎而危险。

他捏着她下巴的手劲越发重了几分，阮鸣夏顿时觉得下巴酥麻且难受，却不敢吭声。

她坐在他的怀中，眼神飘忽，不敢去看他结实的胸膛。

在B市，人人都知道阮兰心有一个漂亮又聪明的女儿，但是绝对不是眼前这个女人。

阮鸣夏明白眼前这个男人是足够精明的，人人都说他是商界的吸血鬼，稍微动一下手指就能够弄垮一个企业。他那么精明，定然不会做亏本买卖。

“女人太贪婪，是不会让男人喜欢的。”

“我只要三千万和一直空缺的秦太太的位置，不要情，也不要爱，这算得上贪婪？”

秦有鹤的视线有些疲惫了，他看了她良久，下一秒直接将她推出了自己的怀中。阮鸣夏一个踉跄跌倒在了地毯上，幸好地毯柔软，她没有摔疼。

秦有鹤俯身，嘴角的笑意还是很浓烈，他跟她保持着很近的距离，身上带着若有若无的烟草味。

“不自量力的女人只会让人觉得可怜，一点都不可爱。”

阮鸣夏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伸手拽着身旁的地毯，不敢动弹。

“管家，送客。”秦有鹤喊了一声，原本一直站在门外的管家和一群保镖总算敢进来了。

偌大的秦宅就这样被人闯入，所有的保镖都吓得胆战心惊，生怕受到责罚。

两个保镖上前将阮鸣夏的手臂拽住，下一秒阮鸣夏抬脚用力踩在了保镖的鞋面上，痛得保镖顷刻间松开了她。

“我自己走。”她佯装镇定，含笑说，“秦先生，秦太太的位置记得给我留着。”

说完，她抓起之前放在茶几上的手机转身离开，背影笔挺。

“先生，要不要报警？”管家上前，声音紧张。

这么多年了，秦宅还是第一次被人入侵啊……

秦有鹤的目光落在了对面沙发的精致手包上，眼睛微眯了一下。

他从茶几上拿起了一根香烟点燃，一边熟练地吞云吐雾，一边腾出手打开了手包。

手包里有两张银行卡，还有一张身份证，他骨节分明的手指夹着身份证，在云雾当中仔细看了一眼。

“阮鸣夏。”他低声开口念了这个名字，声音低沉醇厚。

“去查一下这个女人。”

“是。”

Part 4

阮鸣夏走出秦宅的时候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。现在是初冬，天气原本就很冷，她为了来秦宅只穿了一件连衣裙，身上除了手里握着的手机，没有可以御寒的东西，一出门被冻得鼻尖都红了。

连续打了几个喷嚏后，她的手机响了，看着屏幕上跳动着“阮兰心”三个字时，阮鸣夏的脸色瞬间就变了。

但她很快冷静了下来，按了接听键。

“喂，阮阮，听管家说你两天前就刑满从纽约回到B市了，怎么也不跟妈妈联系？”

那头是她的亲生妈妈——阮兰心，同样也是她同母异父的妹妹陆一浓的亲生妈妈。

“妈妈，如果你是帮陆一浓打听我出狱后的情况，那么，麻烦你转告她，她可以开始紧张害怕了。”阮鸣夏踩着高跟鞋太久，脚后跟有些磨破了，但她必须继续往前走，她不敢在秦宅前逗留太久。

秦有鹤那样的男人，极有可能报警把她这个闯入者拘留起来。

“阮阮，妈妈不希望你这样看待你妹妹。浓浓当年因为你出了事，但这两年也没有说一句你不好。”

“是吗？几年不见，我的好妹妹真是演技见长呢。”阮鸣夏的黑色连衣裙被打得湿透，头发也紧紧地贴在了额头上，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。

阮兰心的耐心似乎有些被磨光了：“不说以前的事了，你打算什么

时候回家？”

“回家？哪个家？是妈妈你的家，还是爸爸的家？”阮鸣夏讪笑，眼底尽是凉意。

“回妈妈这里来吧。以前的事情，妈妈和你陆叔叔都不会责怪你的，即使你弟弟成泽已经在医院里昏迷不醒三年，你妹妹的眼睛因为你受到了伤害，你仍旧是我的女儿。”阮兰心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

“妈，你确定你不是在数落我的罪过？”她苦笑着说，“我不回你的家，也不回爸爸家了，我马上会有自己的家，我要嫁人了。”

“你……你要嫁给谁？”

“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”话音刚落，阮鸣夏直接挂断电话，没有给阮兰心追问的机会。

她知道只要她跟阮兰心多说一个字，陆一浓很快就会知道。

她那位妹妹啊，恨不得她入十八层地狱，永远爬不上来。

Part 5

从秦宅回来已经是深夜，阮鸣夏回到了闺密山山家，她一周前从纽约奥本监狱出狱，暂时没有地方可以落脚，只能借住在山山的公寓里。

在奥本监狱里时，阮鸣夏就谋划着今晚这一幕，但是，没想到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她就败北了。她情绪低落，躺在床上辗转难眠。

手机铃声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，阮鸣夏看着屏幕上的“慕呈延”微微蹙眉，犹豫片刻后还是按下了接听键。

电话里传来男人清明的声音：“阮阮，睡了吗？”

“我要是睡了的话，是鬼在接听电话吗？”

慕呈延：“嗯嗯。”

阮鸣夏的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

“我听说你回B市了，我们见一面吧。”慕呈延的声音一如当年一样清明沉稳，即使是隔着手机屏幕，她都能够想象到他俊逸的脸庞此时一定是微微皱着眉。

只可惜，她不再是以前那个追在他身后跑的小女生了。

“见一面说什么？向我忏悔道歉，还是向我负罪解释？”阮鸣夏的

声音寡淡而冰冷，像是穿了一件坚硬的盔甲。

“我只是觉得你刚出狱，如果需要我帮助……”

“慕学长的热心肠用错地方了吧？两年前的时候我记得我曾经苦苦哀求过你，你那时做了什么？嗯？”阮鸣夏的话语越发冰冷，她拿着手机的手指紧缩了一下，话语虽然强硬，但是心底酸涩难忍。

这个她曾经最信任的人，却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背叛了她……

“困，挂了。”她故作潇洒地直接挂断电话，但是下一秒情绪就汹涌而来。

一夜难眠，直到第二天中午的时候，阮鸣夏才醒过来。她简单收拾了一下就打车去了槟城酒店。

她在酒店的大堂里等了将近半个小时才等到约好的人。

男人从电梯口走出来，看到阮鸣夏的时候嘴角勾起了一抹笑意：“晚晚。”

阮鸣夏起身走向男人，上前自然地挽住了男人的手臂，将头微微靠在他的手臂上。

Part 6

槟城酒店大堂门口，秦有鹤一身正装，绅士而骄矜。助理陆琛一边跟在他身旁，一边向他汇报工作。

“秦总，瑞士华诚公司的人航班延误，四个小时后到，要不要先去房间休息一下？”

原定的是半个小时后在槟城酒店会议室签订收购合同，现在航班延误，他只能等。

“嗯。”秦有鹤显得有些烦躁，伸手扯了一下领带，阔步走向电梯的时候，目光忽然瞥到了一抹熟悉的身影。

女人五官精致却有些瘦削，头发随意地披在肩上，此时正靠在一个男人的手臂上，姿态亲昵，嘴角似乎还有笑意。

秦有鹤微微眯了一下眸子，眼神深邃。

昨晚这个人假意逢迎对着他笑，试图勾引他，爬上他的床，一转眼却又攀附上了另一个男人……

这个女人……

“秦总？”助理提醒了一声秦有鹤。

秦有鹤收回了目光，走向了电梯。

二十六楼总统套房内，阮鸣夏坐在沙发上，江牧霆给她倒了一杯热水。

“这两年你怎么瘦了这么多？”

阮鸣夏并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：“哥，我想见见爸，你能帮帮我吗？”江牧霆是阮鸣夏同父异母的弟弟，从小就很疼阮阮，性子沉稳老练，所以，阮鸣夏一直都喊他哥哥。江牧霆也是这么多年来唯一疼爱她的亲人。

江牧霆神色有些为难：“你知道的，爸他……”

“我知道他不想见我，但是，哥，这次我真的很重要的事。”

江牧霆皱眉：“这段时间因为工作调动，我会一直住在这里。三天后爸会来这里跟我吃饭，到时候你过来。”

“好。”阮鸣夏颌首。她在江牧霆的房间里待了几个小时，准备离开之际，门被敲响。

是警察来查房。

江牧霆刚洗好澡，晚上他要参加慕氏集团在这里举办的酒会，正披着睡袍出来，用毛巾擦着湿润的头发。

这一幕正好落在警察的眼里。

“先生、小姐，请出示你们的身份证。”警察大概是例行办案。

二十六楼一共只有两间总统套房，对面的门同时也被几个警察敲开。

江牧霆转身拿了身份证递给警察，而阮鸣夏找遍了自己的包也没找到身份证，她才想起昨晚在秦宅的时候，好像把手包落在了沙发上……

糟了，她的身份证在包里！

阮鸣夏走到玄关处准备跟警察解释的时候，对面的门口出现了一抹熟悉的身影，秦有鹤穿着白色的衬衫，松垮地系着领带，领口处的两粒扣子被随意地解开，慵懒而性感。

警察在这时开口：“小姐，拒绝提供身份证的话，我们有权怀疑你跟这位先生正在进行不正当交易。”

Part 7

阮鸣夏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到秦有鹤，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。

江牧霆对警察解释：“我们是兄妹关系。”

警察看了一眼江牧霆身上的浴袍，眼神里带着怀疑：“是不是亲属关系需要证据。”

“稍等。”江牧霆拿出手机，走进房间打给了私人律师。

阮鸣夏站在门口看着秦有鹤，警察对他的态度明显就不一样了：“秦先生，真是打扰了。”

秦有鹤没有理会警察，目光一直落在阮鸣夏的身上，看得阮鸣夏的心紧紧缩了一下。

直到砰的一声关门声响起，阮鸣夏才微微回过神来，她看着秦有鹤的房门发觉手心竟沁出了细汗。

半个小时后，江牧霆的律师才赶到这里，稳妥地解决了这件事。

阮鸣夏跟江牧霆道别之后，刚走出套房的门又想起自己的身份证还在秦有鹤家里。

如果再去秦宅的话，秦宅的保镖定然会将她拒之门外，错过了这次机会，下次想再见到秦有鹤就难了。

于是，阮鸣夏走到了对面的套房门口，正准备按门铃的时候才发现门竟然没关上，刚才那声巨大的关门声难道是她的幻听吗？

她敲了敲门，轻声道：“秦先生？”

阮鸣夏敲了许久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，索性大着胆子推开门走了进去。套房很大，更像是一间私人住所。

阮鸣夏环视了一圈房间，却没找到秦有鹤的身影，经过洗手间时听到里面有淋浴的水声。

秦有鹤的声音适时从里面传了出来：“浴袍。”

阮鸣夏顿在了原地，他难道看到她了？

她深深地倒吸了一口气，轻手轻脚地走到客厅找到了浴袍，鬼使神差地拿了浴袍重新回到了洗手间门口。

阮鸣夏稍微打开了一点门，伸手将浴袍送了进去，却不敢看向里面。

“你的手就这么长？”秦有鹤似是不悦，直接打开了洗手间的门，

阮鸣夏没有任何防备，视线落在了秦有鹤的身体上……

秦有鹤的身材近乎完美，麦色的结实胸膛，修长的双腿……她的耳根子瞬间有些滚烫。

秦有鹤看到来人是阮鸣夏，眼神立刻深了些许。

“谁让你进来的？”他的话听起来还算平稳，却带着一股无形的压迫感。

阮鸣夏顿了一下，故作镇定地转过身去：“大门没关，我敲门没人回应，就自己进来了。”

这是实话，她一点都不觉得心虚。

秦有鹤穿上了浴袍，走到了她的面前，他比阮鸣夏高了将近一个头，居高临下地俯视她的时候眼底带着一丝愠怒。

“阮鸣夏？”

“秦先生记住我的名字了？”阮鸣夏含笑，目光清澈。

Part 8

助理陆琛在这时拿着文件从门外走了进来：“秦总，文件已经全部整理好了……”

话刚说到一半，陆琛看到房间里还站着一个女人，于是愣了一下，声音也戛然而止。

“对不起，秦先生。”陆琛会意地颌首，转身连忙离开了。

阮鸣夏想，大概是秦有鹤的助理出门时忘记关门了，才有了这一出乌龙事件。

阮鸣夏看着助理淡定离开的样子，忍不住抬头打趣地看着秦有鹤：“秦先生是不是经常带女人来这里？你的助理好像都习以为常了呢。”

“出去。”秦有鹤今天似乎心情不佳，比昨晚在秦宅的时候态度差了许多。

也对，现在她在秦有鹤的眼中应该是个阴险、下作又爱攀附权贵的的女人吧？

阮鸣夏没忍住又看了一眼秦有鹤刚刚洗完澡的身体，从他身上飘来一股沐浴后的香味，以及混杂着他独有的成熟的男人味，还有一些烟草

的味道。

“秦先生身材这么好，只可惜不能生育，真是浪费。”

秦有鹤蹙眉，沉稳的眉心似是含有一丝不耐烦。他转身，走到了一旁的桌子旁边拿起了一盒烟，熟练地敲出了一根，随即点燃。

“这么缺钱？”他骨节分明的手指夹着烟，在沙发上坐下，另一只手的手指轻轻地敲击着沙发，像是在看戏。

“嗯？”阮鸣夏愣了一下，没有明白他的意思。

“可以随时随地找有权势的男人上床，不是为了赚钱？”秦有鹤抬头看向她不施粉黛却干净精致的脸庞，略微眯眼。

阮鸣夏明白了，他大概是误会了她跟江牧霆的关系。

“他是我……”她准备解释，在看到秦有鹤不信任的目光时，陡然换了一副面孔，“是啊，我很缺钱，秦先生要是喜欢，我也可以随时随地做秦太太的。”

她扯了扯嘴角，挑眉回答。

“就凭你？”

阮鸣夏很清楚秦有鹤肯定不会将她放在眼里。她没身份、没背景，而且声名狼藉。

“我会做饭、会洗衣、会暖床，秦先生真的不考虑一下？”阮鸣夏也就是说说，她没有任何筹码让秦有鹤娶她。

秦有鹤掐灭了烟，抬头看向她。

“秦宅不缺保姆。”他的话里带着一丝戏谑，“我也不缺女人。”

后半句话秦有鹤说得直接而坦荡。

阮鸣夏也不挣扎：“我们的事不着急，我有的是时间。”

她说话的时候淡淡地笑着，让秦有鹤沉了眸子。

Part 9

“你还打算打持久战？”秦有鹤从身旁拿过几份文件翻开，拿起万宝龙钢笔开始批阅文件，“我的时间还是挺充裕的。”

秦有鹤没有抬头，阮鸣夏看到他拿着钢笔的手指骨节分明，浴袍的袖子略微被卷起了一些，露出了手臂上的青筋，由于刚刚洗完澡，他的